

# 曹禺全集(2)

## 黑字二十八

(四幕剧)

曹禺 宋之的  
序

《黑字二十八》在上演的时候，原名《全民总动员》。这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而写作的脚本。

关于这个脚本的产生，其中是有些波折的。

第一：当时正是武汉吃紧的时候，（虽然在上演之前二日，武汉是已经自动放弃了。）在军事上我们正从第一期抗战进入第二期抗战这一新的阶段；在政治上我们的号召是后方重于前线，政治重于军事，这种号召的最有力的响应，是全民总动员，总动员来参加抗战工作，打破日寇侵略的迷梦。为了表现这一情势，所以肃清汉奸，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动员全民服役抗战，成为我们写作的主题。

第二：当时舞台上的优秀演员大部分集中在重庆。这些演员参加“戏剧节”的热忱，是无从比拟的。因为在全国，这是我们戏剧界的第一次“戏剧节”，所以在写作之初，我们便从演出委员会接受了那样奢侈的一个演员名单。但为了这样奢侈的演员名单来写剧本，却并不是容易的事。这需要庞大的题材和细心的安排。

第三：我们需要声明的是，在最初，我们并无意写一个新的戏，我们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更接近现实的要求，根据《总动员》这剧本来编改。但改动一个既成作品，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种编改的结果很难与原作的精神相统一。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开始决定来创作。但《总动员》已经是深深的影响了我们，我们必须承认，《黑字二十八》和《总动员》这二者之间，还有着很亲密的血缘关系。

这个脚本是写成上演了。上演以后，我们发觉了其中有些地方，因为写作的匆忙，并不能如我们所拟想的那么满人意。特别是在《全民总动员》这一点题工作上，还遗留着一些弱点。所以现在就以《黑字二十八》这一剧名，与诸君相见。而把《全民总动员》这个丰富的剧名，留给下一次的机会。

末了，为了纪念第一届的演出，我们愿意把 Copy 留在下面。

## 第一幕

人物 夏玛莉 杨兴福 夏晓仓 沈树仁 夏迈进 邓疯子 江云峰 耿杰 吴妈

时间 午后一时

地点 夏家的客厅

布景 夏家的客厅，左右各一门，右门通室外，左门通内室。屋子的陈设是新旧合璧，有沙发，也有穿衣镜，使人一看，便知是一个商人式的会客室。

[ 开幕时夏玛莉正哼着一种趋时的小调，站在穿衣镜前化妆——她现在正画着眉毛。画好了，做了眉眼，觉得不如意，于是又着手修改。杨兴福，一个寄食在夏家的穷亲戚，蹑手蹑脚地上。

杨兴福 (站在夏玛莉的身后，有顷) 四姑娘——

夏玛莉 (也许是因眉毛没画得如意，发了脾气) 你这是怎么着？老瞅着人家忙的时候，来东拉西扯，这——要不得嘛！

杨兴福 四姑娘要能够在忙里抽闲……

夏玛莉 (这时眉毛已经画好了，很得意地) 得咧，得咧，我忙是为了国家，又不是为我自己！咳呀！我可不能再耽搁时候了。(于是乎涂口红)

杨兴福 发点慈悲吧！四姑娘！

夏玛莉 修修好吧！杨先生！

杨兴福 人家说，四姑娘手面广，上自将军，下至难民，都跟您混得很熟，今天这儿开会咧，四姑娘做主席；明天那儿宴客咧，四姑娘去演说；四姑娘，你以后要再演什么说，把我杨兴福三个字也演进去，管保就有我吃的了！

夏玛莉 你瞧你这人，真有点俗不可耐，(但显然是被杨兴福的恭维弄和顺了) 我请你参加点意见，你看我的嘴唇，还像那爱神的弓吗？

杨兴福 您别抬举我咧，连爱神的弓是个什么样子，我都没有见过！

夏玛莉 哼！(专心地去涂左嘴角上的黑痣。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夏玛莉喜欢用一个手指头点在那颗痣上。这据有些人研究，是为了点什么，但为点什么呢？这只有夏玛莉自己知道) 真是废物。

杨兴福 (满腔郁闷) 咱姓杨的也不是没阔过——

[ 夏玛莉不理。

杨兴福 也一大把一大把的赚过大洋钱！

夏玛莉 也不是一生下来就靠求人过活的，是不是？

杨兴福 以前——

夏玛莉 你在东北也玩过女人，赌过钱，抽过鸦片烟，是不是？这我都晓得了！

杨兴福 (苦笑) 也帮过穷朋友的忙呢！四姑娘！

夏玛莉 天底下，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大丈夫，要跌得倒，也爬得起来，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你为什么还不拿枪，上前线，去打鬼子呢？一天到晚的跟我缠来缠去。我才不管你这本闲账呢！

杨兴福 四姑娘，你忘了我还有老婆，还有孩子，他们现在还留在南京受罪，连个音信都没有呢！

夏玛莉 你简直是疯了嘛，疯子，我们家里现成的已经有了一个，这下又添上你！一个半疯子，可真够人受了！

[ 这时候，正好是邓疯子悄悄地走进来。他也是夏家的一个穷亲戚。不过他是不是真穷，也没人晓得。说他穷吧，他可从没有向人借过钱，说他不穷吧，他可又老是到夏家来吃碗

闲饭。他究竟一年到头做些什么事情，人家也不知道。他一忽儿来，一忽儿又去了。人家讨厌他，他也不在乎；人家恭维他，他也未见得高兴。他只顾自己讲自己的傻话，惹得满座不欢，所以夏家的人，叫他疯子。

邓疯子 谁？是哪一位，成了半疯子？

夏玛莉 这可有趣，讲着疯子，疯子就来了！疯子，我给你介绍个徒弟，你得好好训练训练他，他还没毕过业呢！

邓疯子 毕业是文明词啦，四姑娘，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的？

夏玛莉 （不悦地）得咧，别又是这个老套子！

邓疯子 老套子，我抱着你满街跑的时候，你难道忘了吗？

夏玛莉 真是个——疯子！

邓疯子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混蛋哪！

夏玛莉 快编讲义吧，好去传徒弟呀！

邓疯子 徒弟，有这么一手，我可真得传给你。在这里正经人家，你可千万别讲老实话，一讲老实话，你就是疯子。你得学乖、装假，要能够骗人，那更好啦！

夏玛莉 我可没工夫听你这种三字经，我听不惯这一套，我还得去开会呢！（于是她把手指点在那个痣上，做一个想的姿势）各界抗敌后援会是在四点钟，妇女慰劳会是五点钟，法大使招待会也是四点钟，职业妇女救亡协会是三点钟。劝募寒衣游艺大会筹备会是在两点半钟……

邓疯子 泄气大会是在一点半钟，红嘴唇比赛小会是在三点二十分……

夏玛莉 唉呀，你快别捣乱了，我的时间简直不够分配！（突然想起）唉呀，还有欢迎孙将军的大会呢，我怎么忘了。

邓疯子 忘了倒好，省得孙将军看着你不顺眼！

夏玛莉 孙将军是为国家受伤了，他这次到后方来，我们妇女界的领袖，是一定要向他致敬的！

邓疯子 你还是别敬吧，你这一敬，小心他会炸了肺！

夏玛莉 疯子！疯子！疯子！

邓疯子 再叫三声，也不中用，叫满了一万声，你才认识疯子呢！

夏玛莉 啊！糟了！那个欢迎会的入场券呢？

邓疯子 丢了！

夏玛莉 你怎么晓得？

邓疯子 我猜嘛！

夏玛莉 可真糟了！（于是又把手指指着黑痣，她用这手，总是恰当其会）吴妈！吴妈！

[吴妈上。

吴 妈 什么事？小姐！

夏玛莉 欢迎会的入场券，你看见没有？

吴 妈 看见了！

夏玛莉 哪儿呢？

吴 妈 这儿！（她于是取出一大捆来）

夏玛莉 不是这些！

吴 妈 这不是十几个吗？这个？这个？这个？

夏玛莉 都不是，我要那蓝底黄字的！

吴 妈 （找了半天）就是没有蓝底黄字的！

夏玛莉 你去给我找呀！

吴 妈 已经丢了，怎么能找得着呢？小姐，我看您还是去开个别的会吧！您不是常常是这样的吗？

夏玛莉 不，不，就是这个会重要，你去找，你去找！

吴 妈 这不是跟我为难吗？到哪儿去找呢？准是我扫地扫出去了，要是垃圾桶里没有，我可就找不着了！（下）

夏玛莉 噫！（赌气地坐在沙发上）

杨兴福 （噤着）四姑娘——

夏玛莉 我头痛死了，你少啰嗦吧！

杨兴福 你演说的时候，记住我杨兴福——

夏玛莉 （大闹）走开，走开，走开——

[ 吴妈上，见小姐生气，欲退。

夏玛莉 吴妈！

吴 妈 您可别生气，垃圾桶里也没有，准是那拾破烂的王四给拾下去咧！

夏玛莉 真倒霉！

吴 妈 丢了就丢了吧，这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江先生来了！

夏玛莉 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不管刮风下雨，他总往这儿跑，人家心里难过呢！

邓疯子 听见没有，徒弟，四姑娘这一刮风，说不定就要下雨了，现在趁着还没有起雷，你我还是躲一躲吧！

杨兴福 四姑娘，记着，杨兴福，木易杨，兴盛的兴……

邓疯子 享福的福，是不是？我看你只配受罪，小心四姑娘用雷砸了你。

夏玛莉 请江先生！

[ 邓疯子下，杨兴福也没奈何地下。

吴 妈 是！（下）

（江云峰是个害忧郁症的人，心里想的常常跟嘴上说的背道而驰，结果是自己费了很大的劲，而别人还是莫名其妙。因此，他常常生自己的气，时间一久，竟至连别人带自己都觉得不可信任了。

江云峰 玛莉！

夏玛莉 （即使是自己真生气，但也由于习惯，把手指点在痣上了）啊，江先生，欢迎得很。

江云峰 （很窘地）你想不到我会来吧？

夏玛莉 哪里，我正想着你呢！

江云峰 （更窘了）你一定想不到我会来的。

夏玛莉 请坐吧！（指着自己身边一把椅子）请坐在这儿来！

江云峰 不，我这儿很好！

夏玛莉 你今天没事吗？比方说，开会——

江云峰 有是有一个会……

夏玛莉 你又耽误工作了！

江云峰 噫，我也想不来的，可是——别管我吧！

夏玛莉 还是这个样子，老朋友，你该去养养病了！

江云峰 哪儿还能够养病，日本人一步比一步逼得紧了。

夏玛莉 噢，前线上听说打得很激烈呢！

江云峰 听说。玛莉，你打算怎么样？

夏玛莉 我呀，我誓与地方共存亡啊！

江云峰 那又何必呢？

夏玛莉 你看我要不要现在立一个遗嘱呢？

江云峰 又没有儿子，立遗嘱干吗呢？

夏玛莉 没有遗嘱那成什么话呢？万一我牺牲了，不是白搭了吗？

江云峰 万一你不牺牲，岂不是丢人吗？

夏玛莉 万一不牺牲，那是侥幸，侥幸是我们大家都想不到的啊！

江云峰 也好，你的遗嘱要写好了，可以交给我，我给你去登个报！

夏玛莉 啊，老江，你是太好了！

江云峰 （半天忧郁地）要能够去跟他们干一下也好！

夏玛莉 （注意地）跟谁？

江云峰 有些人！

夏玛莉 有些人是谁呀？快告诉我，你晓得我是愿意知道的！

江云峰 这是一件秘密！

夏玛莉 秘密呀，我怎么不知道？

江云峰 秘密嘛，你怎么能知道！

夏玛莉 他们竟好意思不邀我参加呀！

江云峰 这事情你干不来的！

夏玛莉 没有我干不来的事！

江云峰 这是要打仗的呀！

夏玛莉 要穿军装吗？那太有趣了！我想了多久了，至于是少将，还是上校，我倒不在乎！

江云峰 这种打仗，是不能够穿军装的。

夏玛莉 连军装也不穿，那成什么样子？我不赞成。

江云峰 有什么法子呢？是在敌人后方啊！

夏玛莉 在敌人的后方吗？这倒奇怪了。是谁组织的？

江云峰 我也还不大清楚！

夏玛莉 你瞧你这人，就这么泄气。唉呀，我顾了听你讲话把时间都耽误了，我可要去开会了！

江云峰 玛莉，你别误会，我是真不知道，并不是知道了不告诉你！

夏玛莉 那个为首的你总该认识呀！

江云峰 就是他——弄得我莫名其妙！

夏玛莉 连为首的都莫名其妙，那底下的群众就可想而知了！

江云峰 参加的人听说倒已经有了几百个，就是谁都不知道哪个人是领袖！

夏玛莉 他这么神秘吗？

江云峰 可不是？只听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有大本事，一向不肯露面，只在背地里活动！

夏玛莉 这个人倒有趣！

江云峰 也难怪他，汉奸这么多，要一走漏风声，事情就不好干了！

夏玛莉 他们到底干些什么呢？

江云峰 他们是讲究实干的，他们组织起来，就要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让敌人没法在占领区内立足，使敌人越前进越感困难！

夏玛莉 我对那个领袖发生兴趣了，我一定参加，你介绍我参加好吗？

江云峰 你不是说誓守此地吗？

夏玛莉 你这个傻子，死守此地和到敌人的后方去，还不是一样的为了国家

吗？我希望那领袖真像你所说的，又伟大，又漂亮，又能干，又神秘，就像美国电影里的强盗一样，一下子，就端着两根枪站在你的面前。你想，我要能够跟这种人站在一块，够多有趣！

江云峰 有趣是有趣！

夏玛莉 不只有趣，简直要成为历史的佳话呢！就凭了我跟他，一个英雄，一个——一个——我跟他一定会使后方的老百姓幸福的。那团体是什么名字？

江云峰 我已经说了，我还不大清楚。

夏玛莉 我要找耿杰来，他也许比你知道的多一点儿！

江云峰 你未免想的有点过分了！

夏玛莉 我要找耿杰，他在哪儿？

江云峰 也许在孙将军欢迎会上吧！我想。

夏玛莉 该死，我偏偏把入场券丢了！不过也不要紧，我会打电话找他的！

（夏晓仓与沈树仁上。）

夏晓仓 树仁兄，请，请！

沈树仁 不客气，不客气！

夏玛莉 爸爸，我告诉你，我就要到后方去了！

夏晓仓 我正在准备，你看什么地方好，四川呢？还是香港？

夏玛莉 不，我不到咱们自己的后方，我要到敌人的后方！

夏晓仓 鬼话！

江云峰 玛莉，你可别乱讲，这是非常秘密的！

夏玛莉 哦，爸爸，这是非常秘密的。

夏晓仓 鬼话连篇！

沈树仁 晓仓兄，你也不能这样说，他们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夏玛莉 爸爸，我这就要和你商量，我现在先去打个电话！

江云峰 玛莉，我要走了！请你打电话的时候小心点，这个消息是很秘密的！  
再见，夏老伯！

夏晓仓 再见，玛莉，送送江先生！

夏玛莉 我送你几步。

（更玛莉与江云峰下。）

沈树仁 令爱对救国工作，倒非常热心呢！

夏晓仓 不过如此！俗话说，老马识途，更何况自己的女儿呢！我倒不担心她。

沈树仁 那么，你担心谁呢？令郎么？

夏晓仓 迈进这孩子，脾气倒很古怪，他不像他的姊姊，是说干就干的！现在虽然还老实，将来恐怕要靠不住！所以我想快点把他们送到后方去，省得将来麻烦。树仁，你看怎么样？到四川呢，还是香港？有人劝我们到四川去躲一躲，不过汉口一失，重庆也免不了要被轰炸；到香港呢，欧洲局面这么紧张，万一打起来，也还是糟糕；只有昆明最保险，就是偏僻一点，我这些家当，搬起来也不容易！

沈树仁 你的生意近来怎么样？

夏晓仓 可就是说啊，生意是好极了！金价一个劲的涨，不瞒你说，我那个金店，这个月就很赚了点钱！

沈树仁 其实日本人来了，也不是没买卖做！

夏晓仓 还做买卖呀！他们抢都抢光了！特别是我这一行，金子啊，谁看着不

眼红！

沈树仁 我不是这个意思。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趁这年月，不好好赚他几笔，可真成了傻瓜了！

夏晓仓 可不是说嘛！就是心里发慌，你想亲戚朋友差不多都走光了，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沈树仁 要是为了国呢？那自然又是一说，要是为了自己呀，我现在倒有一票生意！

夏晓仓 怎么，要打点金首饰吗？这也没什么希奇！

沈例仁 你存货多不多，比方说金子跟银子？

夏晓仓 这话可很难讲！

沈树仁 我说话也许有点冒昧，不过听说你们贵同行，很有些人把金子往香港运，是不是？

夏晓仓 这个——我可不大清楚！

沈树仁（狡滑地）晓仓，你太见外了，这种事情，你还有不大清楚的吗？

夏晓仓 路倒是一条发财的路，不过——我是没干过！

沈树仁（有深意地）晓仓，天下的人没一个傻子，谁干谁不干，大家心里是有底的！

夏晓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树仁 没有什么，我不过是想跟你谈笔生意。

夏晓仓 谈生意用不着这一套。我老实告诉你，做生意的人是不讲交情的！

沈树仁 我并不是想靠了交情，找你的便宜。我不过是想告诉你，我们谁都有点小秘密，不愿意人晓得的！

夏晓仓 哼！

沈树仁 那是犯法的啊！

夏晓仓（想了半天，终于没有发作）树仁，你要是缺钱用，到我柜上拿个三百两百的，我倒不在乎，你也用不着拿这种大帽子来压我！

沈树仁 哈哈，你把我沈树仁看成什么人了！好吧，我跟你打开窗户说亮话，我想介绍你一笔生意，不过这生意上有个道德问题，就是大家要守秘密，我想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秘密，那就只好彼此关照了！

夏晓仓 笑话！我空手起家，能够做到现在这地步，全凭了信义。我就是看不惯那种笑面虎，嘴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踢人一脚！

沈树仁 那么晓仓，我们一言为定！

夏晓仓 我总不会卖朋友就是了！

沈树仁 现在市面上的金子是个什么价钱？

夏晓仓 要是卖出呢，一般的市价是两百换，心要是狠一点，也许可以做到两百四十换。

沈树仁 现在有入要收买市面上的金子，可以出比市价高一倍的价钱。

夏晓仓 干什么，疯了吗？

沈树仁 因为有急用！

夏晓仓 是不是为了欧战？

沈树仁 这一层，你无须知道。

夏晓仓 但是，摸不清头路的事，我不干。

沈树仁 好吧！告诉你也不要紧，要到国外买军火。

夏晓仓 买军火由政府负责呀！

沈树仁 一切你都不要管，我只问你愿不愿意做这笔买卖，这是与我们大家都  
有好处的。

夏晓仓 但是我要知道那对手是谁？

沈树仁 我也是帮朋友的忙！

夏晓仓 那朋友是谁？

沈树仁 是——（正在这时候夏玛莉上，沈树仁也就急忙的停止了）

夏玛莉 爸爸，我电话打通了，我到敌人的后方去，就要到敌人的后方去，我  
这就要去了！

夏晓仓 真是莫名其妙！

夏玛莉 还有更神秘的呢，跟我们一块儿去的，有一个不露面的英雄，他是军  
队出身，还是绿林出身，没人知道，只知道他个儿很高，样子很好，  
两手打枪，山崖上跑马……

夏晓仓 （不耐烦地） ， ， ，现在可不是讲笑话的时候哇！

夏玛莉 他就是这团体的领袖呢！

沈树仁 （在夏玛莉讲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注意了）什么团体？

夏玛莉 对不起，这是要守秘密的！（幻想地）他从来也没爱过女人，只是有一  
次，他可真的动了心了……他大概有三十几岁吧，老百姓都崇拜他，  
日本人都怕他，我们就要把后方的老百姓组织起来，给敌人一个顽  
强的打击了！

沈树仁 他现在在此地吗？

夏玛莉 这，我也不能告诉你。——并且，爸爸，孙将军，就是那使得日本鬼  
子胆战心惊的孙将军，要亲自到我们的劝募寒衣游艺大会呢！

沈树仁 他答应了吗？

夏玛莉 那自然啦！他也许当场讲演呢！

沈树仁 你们的游艺会就要举行了吗？

夏玛莉 那自然，天已经冷了，前线上的战士还没有寒衣呢！

沈树仁 （有意识地）如果需要我的话，我很愿意参加！

夏晓仓 你倒有兴致和他们小孩子鬼混！

沈树仁 也要替国家做点事才对，我们报国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四小姐，我  
一定参加！

夏玛莉 那我们也一定欢迎。

（夏迈进上，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纯洁热情，对于一般的社会现象，异常不满，但  
自己却也不晓得怎么干才好。因此，他便寻求书本子的安慰，读书成癖，现在，他也仍然  
夹着两本书。

夏迈进 （向屋内招呼）爸爸，沈先生。（接着，是一片沉默，便自己随便坐下，展读臂下的  
杂志）

夏玛莉 （不满地）看你这孩子，就是这么冷冰冰的，中国人要都像你，亡也就  
快了！

夏迈进 （反攻）你倒很热，可也没见你干出什么事来！

夏玛莉 呀，我忙都要忙死啦！——

夏迈进 白忙，瞎忙，也可以说，无事忙！

夏玛莉 看这孩子，就是下学好！

夏迈进 你讲话当心！

夏玛莉 我怎么不当心啦，我怎么不当心啦！

夏晓仓（不耐烦地）又吵嘴，又吵嘴！

沈树仁 迈进也是大肝火盛了！

夏迈进 哼！我才不肝火盛呢，我不过瞧不惯这样子罢了！国家到了这地步，大家还在那儿讲空话，要干，就干；不于，就别乱讲！一天开上十次会，一个会讲上十句话，那不是放屁吗？

夏玛莉（大怒）你这是说谁？

夏迈进 谁有这个毛病我就说谁！

夏玛莉（方欲发作，忽然意识到这是在客人面前，而在客人面前支脾气，又是与她的身份不合的，便忍下去）我现在没工夫跟你吵，你反正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

夏迈进 我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干点实际的，不像你，一天到晚的没事忙！

沈树仁（开玩笑地）迈进兄，你人小嘴可是硬啊！

夏迈进 我心比嘴还硬！

夏玛莉 沈先生，你别看他人小，可一肚子的坏心眼。就因为我比他多做了点事，他心里就不舒服了，要依着他呀，顶好是把全世界的女人都锁在厨房里！

夏迈进（跳起来）你这是什么话！不管是我的姐姐还是别的人，能够实干的我就佩服，只讲空话的我都认为胡闹。比方，韦明——

夏玛莉 又是韦明！

夏迈进 是的，因为我认识的女人，只有她是顶好的！

夏玛莉 是呀，因为是顶好的，就难怪你韦明韦明的叫得那么甜了！

夏迈进 我不准你讲这种话！

夏玛莉 是侮辱了那梦里情人了吗？

夏迈进 凭你良心讲——

夏玛莉 凭我的良心讲，你打错了主意了，韦明爱耿杰，你是白费了心机！

夏迈进 你懂得什么是爱？

夏玛莉 是呀，我不懂，只有那害单相思的人才懂呢！

夏迈进 滚你的吧！

夏晓仓（不悦地）迈进，不准你做声了！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下流话，不是“滚”就是“屁”，越来越不成样了！

夏迈进 你不懂！（以书蒙上脸，不语）

夏晓仓 树仁兄，我们方才谈的事情，我又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这事情——

沈树仁（急忙阻止他）这个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好谈，让我们慢慢的商量吧！现在，四姑娘，你可以把游艺会的情形告诉我一点了，我既然也参加了一份，就希望能够多做点事情。比方说游艺会都有了什么节目？准备募多少件寒衣？怎么样送到前线去？参加的都是些什么人？孙将军是每场都来呢，还是只在开幕那一天来？在什么时候？

（正在这时候，吴妈持一名片上，交给夏玛莉）

夏玛莉 耿杰，啊，他来了！

沈树仁（注意地）耿杰，这名字倒怪熟的！

夏玛莉 就是迈进的情敌啊！

夏迈进（轻蔑地在沙发里摇动着）哼！

夏玛莉 不过迈进，你可别介意，我邀他来，并不是存心跟你为难，我是有——

夏迈进（截住她）算了吧！

夏玛莉 你一定要这样，我有什么法子呢？

〔耿杰上。这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衣服简单，却很整洁，态度谦虚，却很冷静。因为过去在生活上有过很多的折磨，所以就面容上推测，倒像三十以外的人。他讲话的时候，常常用商量的口吻，但商量里面，却有一种类似命令的东西。〕

夏玛莉 让我给你们介绍，沈树仁先生，一个募寒衣运动的新同志。耿杰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弟弟你是见过的。怎么，你是从欢迎会上来吗？孙将军的伤怎么样？

耿 杰 孙将军吗？伤是很重，不过精神很好，真不愧一个民族英雄！

沈树仁 听说他就要回前线是不是？

夏玛莉 那怎么会呢？起码也要养好了伤啊！

耿 杰 不，他等不到伤好，就要回去的！他说，前线的弟兄们，有比他受伤还要重的，都没退下来，他这点伤实在不算什么！

夏晓仓 要是大家都拿孙将军做个榜样就好了！

耿 杰 但是孙将军却很谦虚他说，他是以大家做榜样的，在前线，他只能算个学生。这恐怕也是实际的情形，前线的弟兄们，没有一个是怕死的。

沈树仁 前线的牺牲也太大了！

耿 杰 是的，他们都为了保卫我们老百姓，保卫我们的安全牺牲了。可是我们究竟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一点什么也没做，安慰是没有的，救济是没有的，……他们有的是南方人，有的是北方人，有东三省人，有云南、新疆、四川人，有蒙古人，有回族人，也有满族人，他们都为了我们这些同宗同教乡亲邻里在前线上拼命，可是我们——啊，对不起，因为方才遇见了孙将军，心里很难过，话又说多了。

夏玛莉 不要紧的。你已经请好了孙将军到我们的游艺会讲演吗？

耿 杰 是的，希望能够借了他的力，多给前线的将士募几件寒衣。

夏玛莉 那一定会的！

耿 杰 假使后方的老百姓，能够为前线的将士们想想，那就好了！

夏玛莉 其实只是想到，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要跟他们一道儿干。老耿，从前人们都讲我只说话，不做事，现在我却想轰轰烈烈地干一下！

耿 杰 怎么？

夏玛莉 不是说有一个团体要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吗？

耿 杰 这是——谁说的？

夏玛莉 江云峰告诉我的！

耿 杰 他怎么知道的？

夏玛莉 你无须隐瞒，这儿都是自己人，沈先生呢，是寒衣运动的同志，爸爸和弟弟也绝不是汉奸！

耿 杰 我倒不是这意思！

沈树仁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靠得住的！

夏玛莉 老耿，我要参加这个团体！

耿 杰 你吗？

夏玛莉 我决心了！

耿 杰 我看不大合适！

夏晓仓 对啦！我也是说，不大合适！

夏玛莉 因为我是女人吗？

耿 杰 倒不是这意思，我怕你吃不了这个苦。况且随时都会被敌人捉住枪毙的！

夏玛莉 吃苦，我不怕，枪毙我更不怕！

夏晓仓 玛莉，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耿 杰 比方说，要你剪掉头发，你做得到吗？

夏玛莉 做得到！

耿 杰 要你穿起乡下人的粗布衣服，你做得到吗？

夏玛莉 更做得到了！

耿 杰 要和乡下人混在一道工作，晚上，要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睡觉，也许是供鬼神的土地庙，也许是又臭又脏的芦苇坑。白天，要能够跑一百里路，也许一点水都喝不着，也许只能啃几片硬窝窝头，这些你都做得到吗？

夏玛莉 做得到！

夏晓仓 况且日子一久，没有衣服换，就要生蚤子的！

夏玛莉 这个——我也不在乎！

耿 杰 好吧，你明天就出发。

夏玛莉 （吓住了）明天——就要出发？

耿 杰 是的，我负责介绍，他们现在也很需要人，先锋队已经出发了！

沈树仁 到什么地方呢？

耿 杰 对不起，这个，连我也不知道！

夏玛莉 但是——为什么要明天呢？

夏晓仓 是啊！我看你是去不成！

夏玛莉 明天，连准备都来不及呀！

耿 杰 既然决心了，还要什么准备呢？要是半夜里给日本人包围了，你还要准备上一年吗？

夏玛莉 可是——我还要主持游艺会呀！

耿 杰 别人会替代你！

夏玛莉 韦明吗？

耿 杰 也许是韦明，也许是别人！

夏玛莉 但是——总要见见那团体的领袖，那个不露面的英雄啊！

耿 杰 他并不是英雄，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到时候，你自然会见着的！

夏玛莉 但是总要见见本人，才放心啊！

夏晓仓 你看，她已经不准备去了！

夏迈进 （非常激动地跑到耿杰跟前）耿先生，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团体，我去！

夏玛莉 你说什么？小兄弟？

夏迈进 请相信我！我去！

夏晓仓 迈进，我是不喜欢你也跟着你姐姐胡闹的！

夏迈进 请介绍我，我去！

夏玛莉 他是讲笑话的！

夏晓仓 耿先生，他在讲笑话，别理他吧！

夏迈进 我马上可以给你证明，我并不是讲笑话，你相信我是讲笑话吗？

耿 杰 （感动地）不，我相信你是在讲真话！

夏晓仓 我不准你去！

夏迈进 等到把日本人打跑了，爸爸，你再对我说这句话吧。

夏晓仓 但是耿先生并不是日本人！

夏迈进 耿先生，为什么要扯上耿先生？

夏晓仓 我知道你是跟你姐姐赌气，傻孩子，她是说着好玩，你却当了真了！

夏迈进 不，我为什么要赌气呢？再傻的人也不会拿命来赌气的！

夏晓仓 那么，你是真的了？

夏迈进 我明天就走！

夏玛莉 你怎么可以，你还是个孩子啊！

夏晓仓 耿先生，你看这就是你到我家里来的结果！

夏迈进 为什么又扯上耿先生，我告诉你，你再扯上耿先生，我马上就走——

夏晓仓（大怒）你敢，好啊！孩子，养了你这么大，倒学会了这一套了，你忘了你是吃谁的饭长大的！

夏迈进 不管吃谁的饭，我这个人是属于国家的！

夏晓仓 好，好儿子！你说得好，你忘了谁是亲的，谁是近的了！

夏迈进 再没有人比国土更可亲更可近的了。

夏晓仓 什么？养了你这么大，你连一点感激的意思也没有吗？

夏迈进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并不是你的私产。

夏玛莉 你不是疯了！

夏迈进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救祖国的决心，没有人能够劝解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爸爸，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夏晓仓 给我滚，你给我滚！真把我气死了！我一辈子都不要看见你，让你去被日本人给宰了！（他摇摆着向内室走去）

沈树仁 你看，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呢？气坏了可怎么好？回头我们还要谈生意呢！

夏晓仓 我不干，我不干，那鬼鬼祟祟的生意我不干！（下）

沈树仁 我去劝劝他，玛莉，你也劝劝迈进，别这么小孩子脾气！

夏玛莉 你看你这孩子，快去给爸爸赔个礼吧，你只要说声不去，他会一切都忘了的！

夏迈进 赔礼是可以的，不去，我却不干。

夏玛莉 这可怎么好啊，老耿，你看这可怎么好呀！

〔大家默然。〕

〔杨兴福急上。〕

杨兴福（满头大汗）四姑娘，疯子说，你不肯给我介绍工作。……

夏玛莉 去，去，人家越有事，你越在里面搅。

沈树仁 这位是——？

杨兴福 你多提拔吧。我叫杨兴福，木易“杨”，兴盛的“兴”……

夏玛莉 少废话，他是——我们的一个穷亲戚，住在我们家里谋事的。

沈树仁（忽有所触）谋事吗？

杨兴福 对啦，我从前在东北——

夏玛莉 你少说句行不行？

沈树仁 要是不怕钱少呢，我倒正缺个书记呢，明天请到舍下，一块去吃点便饭。

邓疯子（急追上）徒弟，徒弟，你怎么跑了——？出了什么毛病了？

夏玛莉 去，去，这儿没有你疯子的份！

耿杰 迈进要到敌人的后方去。

邓疯子 到敌人的后方去啊？

耿 杰 是的，他们父子冲突了。

邓疯子 好啊！迈进，好志向啊！

夏玛莉 可是老耿，你不能把那个领袖，把那个不露面的英雄介绍给我吗？

邓疯子 你为什么要认识他呢？

夏玛莉 你不用管，我要认识他。

耿 杰 要认识他是容易的，他就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大家伙的旁边，是你，是我，也许是他，是个极平常的人，你也许天天看见他，可是并不知道他，在现在，这样的人是多得很的。

夏玛莉 就在我们大家伙旁边，我也许天天看见他，是谁？是谁？是谁呢？

邓疯子 是鬼！

夏玛莉 疯子！

——幕急下

## 第二幕

人物 刘瞪眼 杨兴福 邓疯子 韦明 耿杰 沈树仁 张丽蓉 瑞姑 范乃正 夏玛莉

时间 第一幕后二日

地点 一古老的办公厅

布景 一古老的厅堂——是团体里的办公室。从正面看来，墙壁剥落，凋零不堪，使人怀疑是破庙改成的。左方有条几，上堆服装道具等件，右有写字台，是办公的地方。

[开幕时，刘瞪眼正跟杨兴福检点舞台上的道具跟服装。刘瞪眼报数，杨兴福记账。]

刘瞪眼 马靴，四双；童子军服，十二套；工人服，十套；伤兵服，四套；绷带，一大捆。记呀！怎么着，睡着咧！

杨兴福 .....

刘瞪眼 (拍桌换) 睡着了吗？你.....

杨兴福 (突然惊醒) 啊.....

刘瞪眼 (瞪眼) 你到底记了没有？(他把那簿子取过来，看了一眼) 真要命，全记错了！马靴不是马蹄，童子军不是童子鸡，又不是下馆子，用的着你点菜呀！

杨兴福 我心里尽想着昨天的事，别管我吧！

刘瞪眼 你想着昨天，我可是想着后天，后天戏就要上台了，要是大家都不管，那可只有大家塌台了！

杨兴福 我心里乱得很，一点精神也没有！

刘瞪眼 (动了肝火，本想发作，看了看杨兴福那副脸色，又软下来了) 杨先生，不是我说你，你这样子怎么行！从你到这儿帮忙那天起，我没见你笑过，老是这么垂头丧气的，像死了人似的，一个人思想得大多，就会生病，就会——

杨兴福 就会死，是不是！我愿意死！

刘瞪眼 杨先生，你这种话，我可不爱听，要是你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还救什么国呢！

杨兴福 瞪眼.....(觉得不大客气，马上改嘴) 对不起，你贵姓是——

刘瞪眼 我姓是姓刘，可是他们都管我叫瞪眼，没关系，你就叫我瞪眼好咧！

杨兴福 刘先生，你不晓得我多难！

刘瞪眼 我怎么不晓得，全团的人都听玛莉说过咧，你的孩子老婆，还都在南京，生死不明，是不是？

杨兴福 (望了刘瞪眼一眼) 刘先生，你不明白我！

刘瞪眼 我怎么会不明白你呢？我大同情你咧，全团的人没一个不同情你的！

杨兴福 也许——将来你们明白了，会恨我的！

刘瞪眼 不会，不会，孩子老婆全在南京，这也不能怪你呀！

杨兴福 嗨！——到那时候，你们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刘瞪眼 (半天) 你这个人，可真有点怪！那时候的事，说他干吗？我们还是赶快把服装道具清理出来吧！

[杨兴福无奈地点了点头。]

刘瞪眼 马靴，四双；童子军服，十二套；工人服，十套；伤兵服，四套；绷带，一大捆；奶罩.....把这个给你，交给玛莉，我没工夫替她保管这个！

杨兴福 这是什么？

刘瞪眼 什么？问玛莉去！（不放心地看了一眼）你没记错吧？女衣，一件；救护队服装，八套！记好了没有？

〔邓疯子悄没声地上。〕

刘瞪眼 （接下去）手枪，两把；步枪，十二支……

邓疯子 忙啊！二位。

刘瞪眼 （吓了一跳）武装带，二套；炸弹，七个！

邓疯子 炸弹什么样？我瞧……

刘瞪眼 别动！

邓疯子 （已经把炸弹拿在手里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刘瞪眼 （向杨兴福）记呀，你，国旗一面；指挥刀，三把；大鼓一面——

邓疯子 大鼓干什么用？

刘瞪眼 （没好气地）敲的！

邓疯子 （敲鼓）倒顶好听！

刘瞪眼 （把鼓槌夺过来）隔壁在排戏呢！你疯了！

邓疯子 我可不是疯子，我自己倒觉着很机灵，人家可都叫我疯子，疯子就疯于吧，有什么法子！

刘瞪眼 疯子，这儿没你的事，别在这儿捣乱，行不行！

邓疯子 瞪眼，你想暴动吗？

刘瞪眼 暴动？什么意思？

邓疯子 你看你又是手枪又是炸弹的！

刘瞪眼 这是戏用，都是假的！

邓疯子 我说呢，要是真的，可完了蛋了！

刘瞪眼 你看你把东西都给我搞乱了！

邓疯子 二位看见范乃正没有？

刘瞪眼 你自己没有腿，没长眼睛？

邓疯子 我人生地不熟，怕找错门儿！

刘瞪眼 真要命，跟我走！

邓疯子 你看，这不结了，早带我去，也省我跟你搅！

刘瞪眼 你是存心跟我搅哇！

邓疯子 你多费心吧！伙计，跟我疯子打交道，总没你的当上。（向杨兴福）回头见哪，徒弟！

刘瞪眼 他怎么会是你的徒弟？

邓疯子 你要看着眼红，也磕头拜师好了，价钱还公道，请我吃一顿饭就行了！

刘瞪眼 走吧！你个疯子！（二人下）

〔杨兴福把东西略为整理了一下，就呆在一边出神，半天，叹了口气，唱起来了：“心中有事酒……”〕

〔沈树仁仓后地上。〕

沈树仁 兴福你呀，一个人，谁也不在这儿？

杨兴福 （急忙站起来）沈先生！

沈树仁 坐下，坐下，不，坐下吧！天快下雨了！

杨兴福 （向窗外望了一眼）外面老高的太阳！

沈树仁 哦！我说什么来着？我忘了一句话，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杨兴福 你说天快下雨了！

沈树仁 瞎说，我又不是疯子，我怎么能——我心里有事！你说什么？

杨兴福 我没说什么！

沈树仁 你说了你说——

杨兴福 我说外面老高的太阳。

沈例仁 那没关系，没关系，我总得想个办法，我要想个法子。

杨兴福 沈先生，你怎么咧，你看起来神色很不好！

沈树仁 是吗？大概不很好……兴福就你吧，你替我办件事！

杨兴福 （为难的样子）沈先生我想——

沈树仁 （从他的神色里，洞知了一切）你想什么？你碰了鬼了！

杨兴福 沈先生，你要愿意，我想把昨天你给我的钱还给你！

沈树仁 还给我？说的倒容易，那钱又不是我的，还给我有什么用！

杨兴福 不管钱是谁的，我都不要了！我杨兴福现在是穷了，从前也阔过。老祖宗虽说没做过大官，可也没缺过德！不能说到了我这一代，因为穷，就……

沈树仁 兴福，放明白点！谁的祖祖世世都做汉好，这也是事情挤的，叫做没法子，只好大家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杨兴福 （爆发了两日来的积郁）不，我不干，我不干，我姓杨的这一辈子没关系，我不能玷辱我的祖宗，连累我的儿子呀！

沈树仁 （威吓地）你不干，别跟我说！

杨兴福 跟谁去说，你告诉我，跟谁去说？

沈树仁 你一定要知道吗？

杨兴福 我要知道，我怕什么，跟谁去说我也不怕！

沈树仁 跟那——黑字二十八！

杨兴福 黑字二十八，他是谁？

沈树仁 他是刽子手！中国人的死对头，没人认识！

杨兴福 他在哪儿？

沈树仁 没人晓得！

杨兴福 他在哪儿？我要把钱还给他！

沈树仁 还钱容易，还利息可就难了！

杨兴福 他要多少利，我给他去借！

沈树仁 这利息用不着借，现在的就有！那就是你的头，跟你孩子老婆的命！

杨兴福 我的头，跟我孩子老婆的命！

沈树仁 （冷酷地）你想想吧！

杨兴福 （呆呆地）我的头跟我孩子老婆的命！

沈树仁 哼！他要绝你的种，断你的后，挖了你祖宗的坟！

杨兴福 （大恸）瑞姑……瑞姑……我的孩子啊！

[沈树仁冷酷地看着他，半天，渐由冷酷装做虚伪的同情，温柔的。]

沈树仁 兴福，又何必这么伤心呢！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大家吃了这碗饭，也只好死心塌地的干下去了！说不定将来有一天……

杨兴福 别管我，别管我吧！

沈树仁 事情总要做的，你这样子，于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杨兴福 瑞姑他们在南京受罪，我却在——

沈树仁 俗话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吃点几苦，算得了什么？说不定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你我都能飞黄腾达呢？

杨兴福 嗤！